

現代評論

時事短評

萊茵撤兵談判（松）

實行分工合作的具體辦法

中美中德新約中的內國待遇條款

我國在聯盟落選的意義

避難（小說）

舊夢（廿七）

交通大學的改組問題（通信）

楊端六

彭學沛

雲松

岑麒祥

懋琳

孫寶墀

Hsien Tai Ping Lun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Vol. 8, No. 198, September 22, 1928.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新聞紙

第八卷第一九八期
每星期六日出版
民國十七年九月廿二日

編輯通信處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發行所及定報處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代售及代定報處

上海及各處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牯嶺路餘慶里太平洋印刷公司

報價

國內 全年大洋二元，半年一元，連郵費在內。日本朝鮮同。

歐美 全年大洋三元，半年一元五角。連郵費在內。

零售 每份大洋五分。

郵票定報

不通郵匯之處得以中國郵票代洋，但須加一成，並以一分及半分者為限。

本刊——第六卷——合訂本出版

本刊第六卷合訂本（由一三一——一五六期）現已出版。卷首有目錄，卷尾有標題和人名索引，極便檢閱。定價連郵費大洋一元二角。

又 合訂本第二卷（附關稅會議特刊，定價一元二角。）

合訂本第三卷（定價一元）

合訂本第四卷（定價一元）

合訂本第五卷（定價一元）

存本無多，購者從速。

凡外埠及國外寄費掛號書均需照加

本刊第一週年增刊

內含法律，政治，經濟，社會，文藝各種重要論著，約二十五萬餘言，定價大洋六角。存書不多，欲購者請速。

第一週年 二角半

第三週年 四角

發行所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代售處 上海各埠商務印書館及各大書坊

劉資書著

平均地權

全一册

定價二角五分

本書內容

- 第一節 民生主義之真意
- 第二節 平均地權之意義
- 第三節 平均地權之理由
- 第四節 平均地權之方法
- 第五節 着手平均地權以前之準備
- 第六節 平均地權以後人民所享之利益

上海太平洋書店出版

英 文 中 俄 外 交 史

Russo-Chinese Diplomacy

魏良聲著 自國民革命以來，中俄關係，為東西人民視線之焦點，莫不羣相探問，欲窺其究竟。本書詳述中俄邦交之歷史，自一六八九年簽訂尼布楚條約起，至一九二四訂立中俄協定，凡攸關二國外交者，靡不窮源細究，悉心遴選，即中俄最早之交涉。及最近中國與共黨問題，亦羅入討論，故本史之出版，足副衆望也。一般留心國事者，及研究遠東政治者，尤宜留意及之。

一册 定價四元

陳登元著 中俄關係述略 第一册 五册

商務印書館出版



白金龍

美女目中之名烟

人人愛吸
處處風行
烟中領袖
國債明星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品

時事短評

萊因撤兵談判

萊因撤兵問題，在日內瓦已開始交涉。十六日路透電報道，一德比法英意日六國，已議定關於萊因撤兵之辦法，規定此事正

式談判之開始，承認有由六國指派專家完全的與最後的解決賠款問題之必要；並規定證驗與調和委員會之設立，以辦理解除軍備的區域事。」正式談判，當依德國總理之請求開始，而英國為居間斡旋的有力者，自是意中事。萊因駐兵，本係一九一九年烏塞和約所規定，所以保障德國條約義務的履行。這不是戰勝國對戰敗國之一種創例；德人的祖先在十九世紀中曾經兩次對於戰敗的法國施行過同樣的手段。一九一九年對德和約的駐兵條件，大約也是一樣報應吧！烏塞和約規定駐兵期限為十五年，在此時期中，如德國能誠實履行條約義務，也可以提早撤兵。一九二五年羅卡諾協約成立，德國人即希望解決萊因撤兵問題，但因為法國的固執，沒有完全達到目的。現在呢，德國久已加入國際聯盟，非戰公約近又簽字，國際形勢改良，似乎法國再無從繼續駐兵德土的必要。於是萊因撤兵談判在日內瓦又提起。雖則法國對於德國的政策，仍抱懷疑態度，已由最近蒲立央關於德國實際的軍備力

量（說是德國名義上雖只有十萬兵，但此項軍隊，均以將校及下士組成；在民間尚有多數的有訓練的預備兵，隨時可以徵用）之演說，可以證明，然而英國之極力溝通法德意見以圖根本解決萊茵撤兵問題，完成西歐列強的大團結則不失為促成萊茵撤兵談判之最有力的因素。如果這項談判最後達到完全撤兵目的，則自然是英國張伯倫的外交政策之大成功，而西歐列強團體，要更加鞏固了。（松）

實行分工合作的具體辦法

楊端六

七八年以前，有一部分人以爲中國地方太大，不容易統治於一個中央集權的政府的下面，於是主張聯省自治。當那個時候，不幸中國的各省大概都在軍閥統治之下，提倡聯省自治，恰好替那班軍閥造成一個割據的形勢，所以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駁斥這種議論。但宣言半段說：

夫真正的自治，誠爲至當，亦誠適合吾民族之需要與精神，然此等真正的自治必待中國全體獨立之後始能有成。中國全體尙未獲得自由，然欲一部分先能獲得自由，豈可能耶？故知爭回自治之運動，決不能與爭回民族獨立之運動分道而行。自由之中國以內，始能有自由之省。一省以內，所有經濟問題，政治問題，社會問題，惟有於全國之規模中始能

解決，則各省真正自治之實現，必在全國國民革命勝利之後，亦已顯然。

照宣言說起來，各省真正自治之實現，要等到全國國民革命勝利之後，然而並未說，全國國民革命勝利之後，就可以實現各省自治，因此，國民革命勝利之後，一年半載，或是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都可以實現各省自治的。關於此事，有兩點應當注意。一是現在的局面是否可以說是全國國民革命已經得到勝利？一是自治兩字的範圍應如何解釋？照建國大綱：

第十六條 凡一省全數之縣，皆達完全自治者 則爲憲

政開始時期，國民代表會得選舉省長，爲本省自治之監督，至於該省內之國家行政，則省長受中央之指揮。

第十七條 在此時期，中央與省之權限，采均權制度。凡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劃歸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質者劃歸地方，不偏於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

則各省自治要等到憲法開始以後，而憲法開始要等到省內各縣皆能完全自治以後，然則所謂國民革命勝利，並不是單只說軍事得到勝利，必須省內各縣得到自治，才可以的。現在北伐雖說是已經得勝利，然而無論何省，都不曾有一縣可以說是達到自治程度，則各省自治的時期實在是還早得很。不過這是照建國大綱的理論上說而已，至於實際上的情形，已有幾點可以值得特別注

意：

第一，國民革命雖云不見得已經完全勝利，但中國十八省內部的軍閥可以說是十九業已剷除，即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所謂大軍閥之暴力已經毀滅，故各省自治現在似乎可以提早施行。

第二，依據建國大綱第十九條，在憲政開始時期，中央政府當完成設立五院以試行五權之治。現在國民政府改組在即，五院不久就可以設立，並不必等到嚴格的憲政開始時期。

第三，分治合作的學說，早已為李石曾先生提倡於前，分工合作的意見現在又為胡展堂先生發表於後，兩先生都是國民黨的老前輩，既有這種議論，必定是在事實上見到中國地方太大，不能不於分中求合。

我們根據上述種種情形，再加以別的旁證，覺得中國要想政治經濟上有比較迅速的進步，各省不能不有自治之權。這些自治之權，就是李先生所謂分治之治，胡先生所謂分工之工，到底是這些甚麼呢？李胡兩先生並未明白說出來，建國大綱也只說，有因地制宜之性質者劃歸地方。究竟這些所謂因地制宜之性質者是什麼？我以為五院正在創立，這個問題應該及早解決。

原來中央與地方的權限，要劃分清楚，有兩個辦法，一是把地方可辦的事列舉出來，使中央不必過問，一是把中央應有的權

限列舉出來，使地方於此等權限以外的事得以自由設施。依我個人的意見，一則地方各處情形不同，一一列舉，不免掛一漏萬，二則地方事情涉及瑣碎，不便於列舉，所以為實施上便利起見，最好把中央權限先行規定明白，其餘的都歸地方自由處理。我現在先舉幾個例子說一說：

外交 外交是應該歸中央特有的權限，各省不得紛歧。現在已有多數人主張把各省交涉員一律廢去，以免對外行動不一致。考各國政府對於外交，大都取中央集權的形式，一直到最近十年內，加拿大才有自由派遣駐美大使的事件發生，而英帝國還不願同意。其餘別的政事，則坎拿大早已完全自治之權。中國當此國際問題極端紛糾的時候，凡關於外交的事情，各省應絕對的推到中央政府，才可以達到廢除不平等條約，求得國際平等地位的希望。

軍事 軍事在現在的中國，目的本不是對外而是對內，統一的重要本不及外交，然而看這十幾年來軍閥割據的歷史，若不嚴格的統一，則一切裁兵計畫將不會見諸實行，而真正的自治也不會實現。為長治永安計，軍事也應該全部劃歸中央。兵工廠一類的東西也是同一的性質。

財政 財政的範圍就不如外交軍事兩項清楚，最近財政會議議決關於國家與地方財政權限的劃分無論在理論上是否完善，只

要能够次第見諸實行，則前途還可樂觀。

貨幣 貨幣這件東西，是不可以省分限制的。它的性質非常流動，如果一省弄得很清楚，別省無法取締，則全國幣制必定不能統一。比方銅元一項，上海在租界行政範圍之內，因為別省濫發銅元，上海也不得不於十年之中，由兌價一千三百文跌到二千九百文，雖然這裏的跌價比內地各處稍為緩慢一點。所以中國如果不要改革幣制則已，如果要改革幣制，則非把它完全歸於中央政府統治之下不可。

交通 鐵道應該分為國有幹線與非幹線兩種，對於幹線的建設，一則因為資本要得多，二則線路動輒要牽連幾省，所以不得不由中央政府規劃。其餘儘可由各省自由敷設，不過中央要時常監視而已。

基本工業 如鋼鐵廠，酸類製造廠等，非國家全力不能舉辦，也應該由中央極力進行。造船廠也有相類的情形。此等工業雖則不必禁止各省舉辦，然而中央若不設法，各省是不能辦的。

首都的建設 南京為總理指定的首都，一切設施，亟待進行，需款也很大，決非南京市政府的力量所能勝任。國民政府自從建都南京以來，已經一年多，而政府機關未聞建築一棟房屋，是多麼令人失望的一件事！現在趕急要辦的，是先把市街馬路及官廳區域劃出一個詳細地圖，公布出來，以便政府及人民同時從

事首都的建設。

以上不過隨便舉出幾個例子，使中央政府得以根據一個完善的計畫，一件一件的切實進行，至於不相干的瑣事，尤望中央政府絕對的不加干涉，使各省得有行動自由。其有現在中央機關手裏的事情，而實際上可以移交各省政府或市政府的，也最好從早交出，免得一般人說，凡事一到中央政府，就是此路不通。

中美中德新約中的內國待遇條款 彭學沛

大家都知道中美中德新訂條約裏含了相互的最惠國待遇條款，但恐怕還有許多人不會注意那兩約裏還含了相互的內國待遇條款。

今年七月二十五日宋子文馬慕瑞簽字的中美關稅協定第一條裏有一段說：

「締約各國不論以何藉口在本國領土內不得向彼國人民所運輸進出口之貨物，勒收關稅或內地稅或何項捐款，超過本國人民或其他國人民所完納者，或有所區別。」

又今年八月十六日王正廷卜爾熙簽字的中德協約第一條裏有一段說：

「兩締約國之一，不論在何種情形之下，在其領土內，不得向彼國人民所運輸進出口之貨物，徵收較高於或異於本

國人民或任何他國人民所完納之關稅或何項捐款。」

這兩條裏所說的「締約國之一不得向彼國人民所運輸進出口之貨物徵收較高於或異於本國人民所完納之關稅或他項捐款」，就是相互地給予內國待遇。

最惠國待遇是給對手國以其他任何外國所享的優益待遇，內國待遇是訂約國間相互保證對對手國國民給予本國民的待遇。內國待遇這名詞雖然在通商條約裏不曾明載，但也是通行的辦法。例如一八一五年七月三日英美通商條約，也對於船舶課稅，各方產物輸出入的關稅，相互約定給予內國待遇。此外關於種種事項各國通商條約中常有相互內國待遇的約定。

此種待遇，在中國和外國間所締結的舊有條約中，也數見不鮮。例如：

一八八〇十一月十七日中美續補條約第三款：「中國允美國船隻在中國通商各口，無論該船載美國貨物與別國貨物，其進口出口及由此口進彼口之稅與其所納之鈔，均照中國船隻及各國船隻一律徵納，并不額外加徵，亦不另徵他項稅鈔；美國允中國船隻，或由中國通商口及他國各口進美國各海口或出美國各口前往他國各口及回中國通商各口，無論載中國貨物與他國貨物，均照美國船隻及各別國於美國船隻不額外加稅鈔之國，一律徵納進口之稅與其應納

之鈔，并不額外加徵，亦不另徵他項稅鈔。」

又一九二一年五月廿日中德協約第三條第三項：

「兩國人民應遵守所在國之法律，其應納之稅捐租賦，不得超過所在國本國人民所納之數。」

又第四條：「兩締約國明：關稅稅則等事項，完全由各該國之內部法規定，惟兩國間或他國所產未製或已製之貨物所應繳納進口出口或通過之稅，不得超過所在國本國人民所納之稅率。」

內國待遇條款在外國商約裏和中外舊商約裏都有先例。已如上述。現在我們進一步要注意的，是：中國和各國所訂條約中所約定的內國待遇，範圍并不相同。例如前述中美續補條約，只是對於雙方輸出入貨物的輸出入稅和沿岸移出入稅，約定內國待遇。而上述中德協約第三條，便是關於一切稅捐租賦，約定內國待遇，這個範圍便廣得多了。依這次中美中德兩新約裏的內國待遇條款看來，兩新約裏那條款的範圍可說是完全一樣的，不過中美新約裏的新條款，比起一八八〇年中美續約第三款，沒有差異；中德新約的目的是「補充」一九二一年的中德協約，所以新約第一條的約定，只能看做於承認中德協約第三條和第四條的規定之外，再複述原第四條的約定。

現在我們來考慮一下那兩個新約裏內國待遇條款的利弊：

像這兩新約裏所約定的關於輸出入品課稅的內國待遇，大致可以說是沒有弊害的。因為假若你想對本國和外國的輸出入品施以差別的課稅，可以有兩種辦法；第一是區別輸出入的船舶是屬於那國的國籍，是本國的船舶便減輕它所應納的輸出入稅或噸稅，這樣可以獎勵本國的航業；第二是「抽回稅」的辦法，對本國國民輸進原料時所抽的關稅，到他製成製品輸出本國的時候又按數算回給他，這樣可以獎勵本國的輸出。但是那兩個辦法，現今各國都已經不再採用了。

因為對本國的船舶的輸出入品特別減稅，固然可以補助本國的航業，但是外國船舶受了這樣打擊，一定也採報復手段，那樣一來，本國船舶進口的時候，固然因為關稅較輕，外國人必定搶着來託運貨物，一定可以滿載而進；可是到了出口的時候，因為外國採了報復手段，對於本國船舶輸出入品特別加重關稅，那末無論本國人外國人都願意託外國船運貨而不願託本國船，於是不得不空船而出了。又假若對本國船減輕噸稅，外國也可以同樣地報復。對外國的船舶固然可以給以差別待遇，但是本國船舶到外國去的時候，也就不免要受差別待遇了。

固然，中國現在並沒有航行海外的船舶，所以目前決不怕外國的報復，但是沒有船舶也就沒有什麼保護航業可說了。

至於「抽回稅」的辦法，因種種原因可以成爲一種輸出獎勵

金，國家假若支給那種輸出獎勵金，也一定要引起外國的報復，所以那種辦法，到現在各國都已經漸次廢止了。

照這樣說來，關於本問題值得我們考慮的地方，還不是關於輸出入品課稅不應互約內國待遇的問題，倒是依這次中德補訂條約，承認一九二一年的中德協約和它的第三條，究竟應不應該的問題。原來外國人在本國所應納的稅捐租賦不應超過本國人民所納之數，原則當然是不錯的。不過在產業幼稚用着高度保護政策的中國，是否對於這原則還有設立例外的必要？

例如有些國家，對於外國公司徵收一種附加稅。現在我國國內，外國人開的工廠很多，本國工廠很受它們競爭的壓迫，假若能對外國工廠製品特別抽一種出廠稅，也是保護本國幼稚工業的一個法子。一九〇二年中英續議通商航行條約裏（第八款第九節）和一九〇三年中美續議通商航行條約裏（第四條）雖然都禁止這種差別待遇，雖然規定了：到中國廢止釐金之後，「凡洋商在中國通商口岸，或華商在各處用機器紡成之棉紗，及製成之棉布，須完一出廠稅，其數係倍於光緒二十七年議和條約所載之進口正稅。惟各該機器廠所用之棉花，若係外洋運來者，應將已完進口正稅全數，及進口加稅三分之二發還；所用者若係土產棉花，應將已徵之各稅及銷場稅全數一併發還。」但這些原是舊約，應當廢止的。

又例如有些國家爲得要發展國內產業，擴張國外市場，增加鐵路運輸，有時對於某種輸入貨物徵收比同種國產品較高的鐵路運費（如澳洲）；有時在一定條件之下對於輸出貨物特別減少鐵路運費。

這一類的保護國內產業方策，將來也許有採用的必要，所以對於一九二一年中德協約第三條的廣汎的內國待遇條款實在有慎重考慮的必要。

我國在聯盟落選的意義

雲松

本月十日國際聯盟總會(Assembly)舉行行政院(Council)理事的選舉，中國因未得總會三分二的投票，已落選了。吾國人對於此事，除留歐學生少數，表示憤慨，至電告國內，主張退出聯盟外，國內一般人，似乎不甚注意。我們對於留歐學生的主張，雖不完全贊同；然看見國人這樣冷淡的態度，而這個態度又好像完全出於沒有充分認識這回落選的意義，覺得不能不說幾句，和大家商榷。

原來，國際聯盟的行政院，按照原定約章，是由五個常任理事，（英，美，法，意，日，五國充任，美國因上院不批准巴黎和約，未入聯盟），和四個非常任理事組成。這四個理事，首次由比利時，巴西，希臘，西班牙的代表充任。以後每年由總會投票選舉。一九二二年總會開時因爭非常任理事的國家甚多，乃於

九月三十日，增爲六個。一九二六年，德國加入聯盟，爭的更多。於是又於九月四日由行政院決于同月八月由總會協贊再增加至九個。但同時（是月十五日）決定一個關於非常任理事的選舉法；把非常任理事，分爲三類。連任三年的三名，連任二年的三名；不連任的三名。以便敷衍小國中的較強的國家。使他們享受一個比較長期的理事席位，不致每年要運動連任，鬧出許多風波；且使他們覺的小國中的頭等國的一種虛榮。

中國在聯盟的行政院，當過非常任理事五年。頭一次是一九二〇年，由吾國代表提出所謂「區域代表」的原則，主張於四個非常任理事中。三名由歐美二洲的國家充選；其餘一名由亞洲及其他地方國家充選。（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八日，在第一委員會第八次會議提出），故得當選。以後雖一連二年當選；然中國所提出的原則，不過爲第一次委員會的大多數意見，并非總會的決議，故由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六年，中國皆不在行政院內。直到一九二六年，因德國加入聯盟，被任爲常任理事，西班牙，巴西，趁機也要求爲常任理事，中國代表也表示中國將相機爲同樣的要求，於是中國得當選爲連任二年的非常任理事。

但按照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五日的決議，凡當選國家，無論她是連任三年二年，或一年，於任期終了時，非得總會三分之二的多數投票可決，准她連任，不得再爲候補者。去年比國，就是因

爲不能得到三分之二的可決，（少三票）遂至自從一九二〇年以來一向連任的比國，也不能不落選。中國這回，也是因爲同樣的理由。

至吾國這回落選的原因，在那裏推測者甚多。有說是因爲吾國積欠聯盟的經費太多；有說是因爲吾國代表沒有努力；有說是因爲吾國雖已統一，然時局還是混沌不清；又有說是因爲有數國在那裏作祟；最後又有說是因爲波斯的劇烈競爭。大概上述各種原因，都有點關係，然亦不能說是這回失敗的全因。但是無論如何，吾國這回落選，於吾國今後的外交，尤其是對日交涉，不能不發生重大的影響。是不可諱言的。

第一，行政院權限表面上，雖無總會之廣汎，實際上實操較大的權威。司法學者如俄濱罕等，認行政院爲聯盟的重心所在。一來行政院理事，人數較少，執行決議，可以敏捷。且按照聯盟約章，總會和行政院的決議，除關於手續問題，（*Question of Procedure*）和一二例外，或有特別規定外，都要全體一致的。總會人多，無論怎麼樣，全體一致是很難的。然而行政院人少，責任心較強，且以強國的代表爲中心勢力，必要時全體一致，比較容易得到的。二來，總會開會，照約章雖可以多開會。然事實上因人數太多，却非容易。反之行政院召集開會，比較容易，故向來開會最多。且所議事件，歷來多是政治上問題。因爲按照

約章，（第四條）凡關於世界和平和國際上事件，除非特別規定，應歸總會範圍者，皆歸行政院處理。例如當一個盟國，被他一國侵略的脅迫時，只有行政院，可以通告一切盟員，叫他們取何種步驟。（參看約章第十條）又如國際間發生爭執，不能由外交方法解決時，只有行政院有權去受理當事國的訴願，和舉行調查報告，建議解決的方法等，使當事國於三個月內，不能宣戰。（參看約章第二十五至二十七各條）

現在吾國和日本的關係，情形嚴重，不必細說。現在中日問題的癥結，還不是廢除商約問題。是一般的政治問題。光是商約問題，爭執到不得了時，還可以訴諸國際法庭，恰似那一般的修約問題，照約章，還應該回聯盟總會提出。但是政治上爭執問題，行政院是唯一許願機關。吾國如果還有代表在行政院出席嗎，平時就可以和各大國代表聯絡，互相協助，一旦有事有代表在行政院的國家，就容易指揮聯盟的秘書長，發出通知，或請求行政院主席，召集開會。且行政院處理事件，關涉歐洲的較多，而決議又需全體一致，於是交換條件，幾爲行政院理事慣用的手段。吾國於最近一年間，爲外交最緊急的時期，而日本之謀我日急，已爲「瞭如觀火」的事實，在聯盟行政院沒有代表，是一個狠吃虧的事。因爲聯盟總會，是各國用爲宣傳的機關，而行政院纔是能設有所行動的機關。固然，按照約章第四條第五類，凡無

代表在行政院的國家，如有事故，當行政院開會討論該事時，亦可派代表出席。但是這種出席的代表，究與理事不同，其發言的効力，當然差一點。況且平時的聯絡，相助，更非臨時出席代表所能做到的。

可是，落選後才主張退出聯盟，照我們的意見，是無益的舉動。一來跡近要挾。二來不能發生甚麼影響。西班牙西巴的手法，不應模仿吧！現在救濟的方法 我們以為應當：（一）從速派遣有重望且有能力的外交家，駐紮歐洲重要各國，（二）遴選有能力的，駐日內瓦，利用中國代表團的組織，從事於聯絡各國代表和擴大國際宣傳。果能如此進行，明年總會開會時，我們且可以正式主張吾國加入為常任理事。那時就是用退出聯盟為要挾手段，也未嘗不可。

小說

避難

岑麒祥

一九二一年晚秋，日城中頓起了一個非常的恐慌；事因廣州起了政變，敗軍時有襲擊南路的消息。日城是廣東南路一個重要的地方；事實加上謠言，便使那地方的居民如鍋上的螞蟻般的得

不着半分兒的安閒。坍塌的雉堞是修補好了；城牆上四圍的茅草已芟除得一根不存；城外已沒有人行走，只公路上時或可見到三兩隻狗在那兒追逐嬉戲；城裏的居民稍有逃避的能力的，也都已逃避一空了。門兒掩着，很有舊曆新年的景狀，只沒有那熱烘烘的氣象。傍晚的時候，那古舊的城樓，映着晚霞，露出一副龍鍾的老態。上面站着幾個荷鎗的兵士，形狀活像小孩子的玩具。近傍枯樹上的老鴉叫得格外悠長而大聲，彷彿過不慣這猝然間的寂寞生活似的。

在日城之南約五十里，有一個P埠。那裏地近海濱，交通很是便利，有輪船可直通到香港，海防，再不然，坐帆船也可直達各墟場。所以日城逃避的人，多蒼集於此。然而他們逃來的時候，雖各人的心中都存有一個遇着不得已時再逃往別處去的意思，而認真有再逃往別處去的能力的人却也沒有幾個。他們之借以為護符的還是那郊外一排排的洋房。因為那地方的白種人的確有些魔力。無論官兵盜賊，殺人越貨，毫無顧忌的，對於他們都得盡力的保護；他們所住的地方是輕易不敢到的。所以許多人一到了P埠，便都想着遇到緊急的時候還是搬進洋房裏去暫借洋大人的威福躲避些時的好，而且到了那個時候洋大人也特別開恩容納的，於是P埠便要有入滿之患了。

那時我們是住在日城外的。恐慌的惠顧，當然不能以我們為

例外。我們且苦於婦人孩子們的纏擾，所以早也隨着流水般的逃難人飄到P埠來了。在那裏，我們倒覺得安穩了許多。只有一件事使我們放心不下的，就是病在家裏的媽媽和在家服侍她的哥哥還不見有下來的消息。

這幾天來風聲越發來的緊了。在街上，常可遇見一羣羣互相圍着談論敵人消息的人。軍隊不絕的調動。街上因恐慌的慌忙，倒像熱鬧了許多。有一次，某街因修整閘門，把門樁關上去看對不對，第二條街的人看見，以為敵人富真來了，都紛紛的也把閘門關上，弄得街上的人東奔西竄，我們幾個一時得不着主意，也只得面面相覷，幾乎要哭了起來。

這樣便過了幾天了。

有一天晚上，我們因外邊的紛擾，不敢出去，都關上了門圍着一張桌子談天。

『我們真要設個法兒才好啦！』嫂嫂縐着眉頭說，『聽見隔隣二媽說敵軍已經打到清水江了，到這裏來只有半天的路程。她今天早上已經搬到法國領事館那邊去了。還有那邊三姑，也打算明天搬去，難道還要叫我們空洞洞的乾在這裏受慌不成？媽媽和他兩個又是這樣的……』

我們聽見這個消息，越發覺得不安；但一時找不到什麼話說，只呆呆地望着那閃爍的燈兒出神。隨後弟弟彷彿忽然間想到了

些什麼似的，說道：『這個誰不知道呢？但眼見媽媽和哥哥還沒有到來，所以也就不敢作主跑往那兒去吧了。謠言雖是這樣傳，我想這幾天總沒有事情的。至於說到了清水江，那越發不可信。前幾天那修閘門的事，還不把我們害夠哩！』說罷，笑着低下頭去把我瞅了一眼。

我當下便覺得他那最後的幾句話不大正確，因為這兩天來軍隊的遣調和人心的慌張，已足令我們知道戰事是一兩日間便要發生的了。但看他的眼色，彷彿是想教我理會他是安慰她們的；我更不願她們的慌急，於是也就默然了。

坐了一會兒，大家沒話可說，便各自懷着各自的心情睡覺去了。

第二天，天還沒有亮，一陣急切的敲門聲把我從夢中驚醒。『難道這麼快便打到這裏來了嗎？』我想着，一面叫醒了弟弟和他兩個往下面開門去。

燈光下顯出一個高長的影子，定睛看時，才知道是我們的表兄C先生給我們報告軍情來了。

『這回可真不得了啦！』他喘着氣說，一面把身子往清檯上坐下。『昨晚城裏來了許多難民，聽說東門已經發生戰事，城裏的兵恐怕抵抗不住。舅母和表兄昨天來不得，想今天一定是來的。敵軍很是兇暴，你們還是快一點預備才好啦。我現在要把家

眷送進法國領事館去，等不得你們了，你們也去吧！」說罷，不待我們回答，轉身便去了。

「呵呵！這回可真不得了啦！……怎樣好呢？我們也無可奈何，只得一面催促着家人檢行李，一面趕快弄些早飯吃。吃罷，不覺已是十時，叫了一個苦力挑了行李，我們便在後面緊緊地跟着去。」

行不多遠，正要轉灣的時候，忽然聽到一個慣熟的聲音：

「麒麟呀！」

「呵，那不是哥哥嗎？是了，還跟着乘轎子哩！呵，哥哥來了，媽媽來了！」我不禁大聲地喊了起來。

弟弟等聽見我的喊聲，暫時把腳站住。等轎子抬到，我們便一起兒朝着法國領事館去了。

大凡一個人到了緊急的時候，行路總是很快的，何況我們還要一看久別的母親清減到了什麼樣子呢？一路上和哥哥談了些別後的話，不多幾時，便到了我們的目的地了。

法國領事館是一間廣大的洋房，四面圍着一幅短短的圍牆。從外面隱約地可以望見裏頭許多紅葉的榆樹，和隱在樹梢間的洋樓的頂層。大門前站着幾個黃布衣帽，赤着足，荷着長槍的安南兵。還有一個穿着黑絨的企領西裝的中國人在那裏指手劃腳地查

問進去的逃難人。我們行到門邊，正要進去的時候，他攔着我們鄙夷地問道：

「唔，你們是那兒來的？還有這麼多的行李！你們的條字呢？這是什麼地方來？」

嘿，這又奇啦！今天早上我們表兄不是明明白白叫我們來的嗎？還有隔鄰的二媽和三姑不是說也來這裏的嗎？怎麼旁的人來得，而我們獨不能進去呢？難道他不知道我們是避難來的不成！我一面這樣想着，一面便大着膽對他說：

「我們是避難來的。」

「往你們避難的地方去，這裏不是避難的。」

你這洋狗奴才！我聽見他這說話恨不能立刻把那領事館一脚踢碎，恨手中無火藥，把那全間領事館都炸得片瓦不留，心裏又惱又急，不曉得怎樣是好。我們正在進退維谷之際，忽然給我們表兄在裏面看見。他趕快跑出來，只見他同那中國人耳語了一會，我們便許進去了。

我們進了門檻。彷彿到了另一個世界，心裏陡然一鬆，幾乎要跳了起來。我們表兄和我們找了許久，才找得了一個樹枝的陰下。我們便把帶來的行李舖了下去，彷彿到了輪船上的統倉裏一樣。久別的母親見了我們，雖在這樣的地方，是怎樣的悲喜交併呵！她在家裏受慌的情形告訴我們，幾令我們掉下淚來。

「這總算你們的幸福了，」我們表兄說，「穩穩的，雖草草的，也得了一個棲宿處。我已爲你們許下給他五塊錢，一會兒你們拿給我，待我交給他。今晚這裏擠得很，你們就在這裏休息吧。」

那天晚上，我們還借我們表兄的傢伙弄了些晚飯吃。吃罷，便躺下去休息。母親的病還沒有好得完全，我們把張破蓆蓋在上面，搭了個棚子給她，使不致爲露水所澆。我們忙了一天，這才得個休息，倒也覺得很舒服。所難耐的，只那些難民的擁擠，和領事館裏的下人不時把手燈打探我們，有些難令人入眠吧了。

領事館裏的難民真多，足有一千多人。來得早一點的，還在走廊的下面和地窖裏找尋他們的棲息處，不然就和我們一樣了。離我們不遠，有一對約摸三十來歲的夫婦，和一個抱在懷裏的小孩子。那男的穿着一身寶藍的衫褲，赤着足，憔悴的面龐上面，蓄着一頭蓬蓬鬆鬆的頭髮。女的披着一件襤褸的粗布夾襖，皮膚作深黃色。懷裏的小孩子，大概因爲不慣於在這樣的地方居住吧，儘拚命的大哭，弄得那母親也沒有辦法。天上沒有月光，大家都點上豆兒般大的油燈，一眼望去，若沒有這哄哄的喧嘩聲，幾令人疑心到是一羣羣螢火在閃。

乒乒乓，……乒乒乓……刺刺刺……

一陣槍聲從遠方響起來了，接着又是一陣隱隱約約的串炮似的響聲。「打來了！打來了！」難民們都一齊的喧擾了起來。母親弟弟，和婦人，小孩子們都睡着了，只有我和哥哥因放心不下，都便跑了起來打探。

呼呼的寒風，把一陣陣的槍聲送到我們的耳邊，越發覺得清楚。

「敗了！敗了！槍聲越來越近了！怎麼樣好呢？他們都睡着了啦！」哥哥憂愁地說。

「這裏大概不怕吧！還有領事在這裏哩！這裏大概不怕吧！」我安慰地說道。

乒乒乓……乒乒乓……

唔，越來越近了。他們來打劫領館不成？我想。

呼呼的寒風，乘着機會，越發猖獗起來了，把那棚子吹得嘯嘯響。母親給牠吹醒了，弟弟，婦人，小孩們也相繼醒了。大家都坐了起來，索索的戰慄。

「這裏大概不怕吧！還有領事在這裏哩！這裏大概不怕吧！」我安慰地說。

哥哥的兒子慌得呱的一聲哭起來了。嫂嫂趕快抱着他說道：「噢，賊來了！賊來了！別哭！別哭！」於是他便縮在一處不敢哭了。

兵兵兵……兵兵兵……

槍聲彷彿自北響到了南。

「打進街裏去了！打進街裏去了！這裏不怕了！」哥哥驚喜地說。接着又響了一串，便靜下了。

「不怕了！不怕了！你們睡吧！你們睡吧！」我說道。

於是母親睡下了。弟弟睡下了。大家都睡下了。我和哥哥守了這半夜，也眼倦倦的睡下去了。

「五毫錢，……還新哩！……許多的，……金戒指只賣五塊錢。」

一陣談話的聲音，把我驚醒了起來。睜眼看時，天已明亮，只見屠牛五孀手拿着一件半新的綢緞夾襖，在那裏侃侃的說，旁邊還圍着許多人。

「個個都拿着簇新的槍枝，駁壳也有，還公道哩！賣東西只要銀子。」

「怎樣了？」我待她說完，插口便問。

「怎樣了！滿街滿巷的碎紙。糟了！還有那間不被打劫的？」

我聽到她這說話，當下眼前一幌，幾乎昏倒了下去。隨後母親，哥哥都醒了，聽見這個消息，只是面面相覷，搖頭不語。

「滿街滿巷的碎紙！」……當時母親不許我出去看個究竟；但是，……呵！……「滿街滿巷的碎紙」，……從前辛亥年日城被劫的情形——錯亂的門扇，冷靜的街道，……却早已湧現於我的眼前了。

初出的朝暉躲在灰白色的濃雲裏，彷彿不忍看這世間的慘事似的。天邊一隻孤雁，帶着悲楚的聲調，匆匆地飛過了。

十四年九月作

舊夢（二十七）

戀琳

她對我很忽促的一笑，意思是「這噩運無端的來臨，也就如幸運來得無端一樣，既不能哭就只有一笑處之。」她眼中又露出憐憫我此後無可免除的心痛，且若告我說，「悲痛是誰也有的，無辦法！」她在那那穩定模樣下，又像告我說，「事情是能幫助我們，也就能阻攔我們，但只要心是熱的，雖分開也不必擔心這愛情的冷淡。」

至于我呢，總之不大相信目下的忙亂這是實在情形。我預備扮演的角色，縱不是英雄，也就應當是一個極無能耐的懦夫。既然有了愛，不是我把她的他——至少從心上趕走，就是我被她趕走，因此產生一個小小慘局。我應當在此慘局上經歷一種失戀的境界，澈悟像此時所不能澈悟的一點人生意味，才是這合理的結

局。如今的我所得到的似乎太平常了。意外的平常，便使我無從深信這是結局的一幕。

這事怪，我說得是卸台的匆促，而且出我同她兩人的意料以外。她樣子似乎就不大相信。至于我，則只要多想想又變更我的思想了，因為想起事情的局面開展來得也怪，所以倒承認非這樣匆促變化不成其為浪漫的命運了。

這時的問題，是：我將怎樣來安排自己對付這浪漫的命運，橫順撒野的心全然不為寶二墩留地步過了，再來一次不算是增加我心上罪孽，于是我就想，我同二墩夫人說了「你跟我走吧的話」。（當真若我能這樣說，還不知這女人是否預備得有話答我不？）我又想，若我這時自己死到這女人面前，也許女人就不再離開此地了。我若向二墩說，「把嫂子索性給我吧」，天知道，他不會答應「好好」麼？（只要答應我就不推辭，我賭咒，決不說「負責不下」而謙讓！）我想我當作牛作馬來養活這女人，使她生活舒服如跟寶二墩一樣。我又打算她以後性格變到了怎樣，能原諒我窮的理由，且如何努力同我分担這生活費用的找取。……我一直想到她樸素得像寡婦，隨了我進關，為一些親戚朋友所敬愛，她却說話了。

「二弟，來。」

我就毫不遲延走到她身邊去。她見我不違命令，且無一句話

可說的情形，不禁從迫切中弛出一笑。

「你幹麼這樣？」她以為我心是為這得來突然的打擊受傷了。

「我才不知我為什麼這樣癡頭呆腦！」

「不要太過分，這很傻，……來，幫我點這個數，（她交我的是一束股票樣字據），看看是不是十七張，我人是昏了。」

我就如所吩咐的點數，站在她身邊。我才真是昏了！還不數清就又為她搶過去，一起關到那小鐵箱中，我也不說話。這個人，在事情緊張萬分中，還是很矜持的保留着臉上的媚態，且處處總像不忘記是站在情人面前的情景，才真令人佩服！要她放棄了寶二墩，放棄了財物，我明白是作不到的事了。但是這個人她并不是為人大方，容易把這無用男子的柔情丟下的。處處見到她的貪心，處處還見到她的小氣，證據是我見到無事可作想要走遠她身邊一點，就被她說「幹麼這樣怕我。」

我心中說「你真可怕！」但是口角上我只多一種笑容，解釋我怕她不從心上開釋我的愉快。

四處忙亂的她，忽然站在房正中不動了，吁了一口氣，像付度了一番，到後才決然說道：

「哥，你出去，讓我同二弟說一兩句話吧。」

「我就去，就便看大哥來了沒有，——可是，（他轉向我說

時聲音很慘)，二弟，你作你自己的事，這是最後一個機會了。
「傑克正是也應該歸入發昏一流人中了，因為這樣話也不想想是不是調于在二墩夫人跟前說的話。」

聽到這話的二墩夫人，却心上如中了一刀，傑克脚剛一出房門，就把我抱着了。

我已爲傑克一句話眼睛弄濕，再經兩條柔軟臂膊一纏，儼然看到這是最後的一次，人是幾幾乎不能再忍要哭出聲了。

是的，這是最後一個機會，給我找尋這出奇的事情，耗費過無量懊惱過了。我在這機會下應怎樣作，怎樣在別人同自己心上各留下些什麼痕跡，我是知道方法的。給我作這事的時間至多是二十分鐘，決不會再多。再一遲，再一膽怯或進步，機會一去是從此不再來了。我明白時間的意義，她也明白。我一定要這樣作一次蠢事，她是不會有理由拒絕的。我若是認定以爲非此不行，她決不因爲恐懼二墩歸來掃我的興。可是我是人；說是人，則在此時無作蠢事的從容，也很明白了。

這時的我們，只如想找那心上想說的話，却不能說出。她倒是似乎本來已預備得很好，經傑克一說，人也糊塗了。

我想，「這只是夢吧。就不是夢也去夢不會很遠了。在這樣情形中人不能撒野則永無撒野時間，所以我說要她陪我睡。她苦笑，當成哄小孩子一般把我抱上床，我閉了眼睛讓人布置我作丈

夫，可是傑克氣急敗壞的聲音從外面喊了進來，說，事情全壞了，快要走。

一切更像夢。聽傑克申述實二墩到劉家情形，說是如何已有入注了意……傑克說到結果，茫然站在房中的二墩夫人哭了。二墩原已就不敢再轉家了，如今所藏地方連傑克與二墩夫人也不分明，來的人只說要太太即過宋家去，除了要緊銀錢票據以外一樣東西不必爭。二墩夫人第一次措手不及的迫切模樣，便是我最後一次所見了。我不知道爲甚麼我這時還倒在床上不起身，好像我還有嚇使傑克出去，要二墩夫人與我睡一次的權利。

「快要走，似乎再慢有人就要來了」，傑克的話却對我說。「這是滑稽事情」，我索性當成夢看待。「大哥，我要她跟我到旅館去，一會兒。」

「這不是做夢，說不得夢話了。」

「這不是做夢是幹嗎？我愛她，要她作我的妻，乘此同我過北京。」

二墩夫人先是不注意我說的話，到後却聽到我說要她作妻，顯然心中也有着衝突了。

她望那還是稀糟雜亂的小箱子，又望我，眉蹙緊，眼中却是使人難于摸捉的表情。

傑克爲對付我所說的蠢話，說，「二弟你趕快回旅館去吧，

我們恐怕也要到青年會去。」

二墩夫人說：「我同你們一起去青年會。」

傑克聽這話，爲之嚇然一驚。自然是因此想到說這樣話的二墩夫人，以爲若果這話成爲事實，如此便離開二墩了。

我說：「一塊兒到青年會是很好的理由。」

「可是，二弟，你放明白點」，傑克的話是簡直在罵我了，這是傑克在最近十年來我所見到頂生氣的一次。

傑克重復說，豈有此理！

二墩夫人不作聲，意思還是住在一起好。

「我們要走就走，免得麻煩。」

我說這話催促二墩夫人，二墩夫人且不即收拾箱子，倒全無拘束的當到傑克抱了我的腰，很粗糙的吻我的臉同嘴。她不作一聲。我知道她心中難受之至。又因爲歡喜到我們居然可以把事情弄成「塞翁失馬」，所以感動得很。

「唉，唉，算了吧，算了吧，這癡事，作這一次以後是完了。」

傑克搖頭嘆氣，因爲我在傑克面前，也放肆的作說部上的騎士與他愛人分別的行爲，吻到二墩夫人的全身，且隨即坐到地下了。

「我哭一次吧」，想到就肆無所忌的哭了。

因了我的哭，致令正在急急忙忙坐在那床邊穿襪子的她又走

到我身邊來蹲下。我得了抱到她那隻腳來流淚的機會，我吻她的腳，她的嘴便貼在我頭髮上。

一切是作戲一樣，我似胡塗又似清白故意的不放她站起，使作好人的傑克只生氣頓腳。他是以爲縱是傻話與傻行爲，也應當不隨便作的。但是我更說出無賴話來了，我竟囑傑克把我殺死到這房中，且以爲傑克最好是代了寶二墩生着這世界上傻男子的氣，把我同二墩夫人一同殺死。

凡是我在平時引爲悲憤的話我全說了。（我相信，若是這時真要我同二墩夫人死，也是可以把他當成做夢原無大害的作去。）我的冤屈，我的痛苦，我不擇方向的一一說與二墩夫人聽，我自己看我簡直成了潑婦。我好久不放她起身，她也不忍讓我坐在地下一人哭。傑克生氣雖然在我心中也覺得這人此時很可憐憫，但我寧不體諒這好人，遂我自己的這一次私心。

傑克見自己生氣無用，又軟軟的勸我，我不信。到後，只得說，「大嫂我們實在去得了，儘這孩子在此放賴罷。」

我撒手了，任性的嚷，「好，你去吧，你去吧，我自己死到這里也不要人理我，你們去……去你們的！」

二墩夫人站起以後默默不語，像攷慮一件事。雖經傑克用手來拖也如不見。

我不作聲了，因爲我明白她有話要說。

「二弟，我決心了，我們一起去青年會。」

傑克嘆了一口氣，爭到說，「這那里是事呢？」

「我決心同二弟到北京去生活，這些東西我一樣不要。雲六，你見周哥面時，說明白，我想他也不會恨我的。」

「我的天，這是什麼話？這不是說玩笑話嗎？豈有此理！我去同周大哥說！好呀，你想到的也真是妙，要我去說！」

「不然怎麼辦？」她像非常為難。

「二弟，你聽過大嫂話了沒有？」傑克轉向我，意思是要我負責說一句話。這個人，是處處要我養成惑疑心情，終於因了天性輸服于犧牲的。（未完）

通信

交通大學的改組問題

今年八月南京全國交通會議的交通教育組，有件交通教育系統的提案。交通大學原來的組織是這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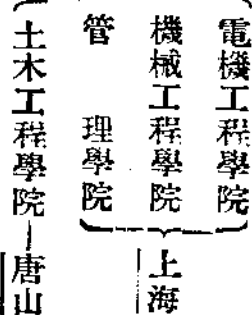
第一交通大學（上海）電機科，機械科，管理科。

第二交通大學（唐山）土木工程。

第三交通大學（北平）管理科。

照這提案的改組是這樣的：

交通大學



這議案通過後，引起北平上海兩校學生會劇烈的反對。我對於這問題有種種感想。姑借本刊的篇幅，來發表我個人出於至誠的意見。

提出這系統案的重要理由，據報紙說有兩層：第一是照大學院的規定。至少要有文理兩科以上方許稱大學；第二是大學的原則應當人才集中，經費集中。我對於第二層理由是無條件的贊成。本來各地方幾百個學生也是一個大學，一百多個學生也是一個大學；才財兩方面都太不經濟，也太無系統，着實應當歸併一下。不過照這集中的原則，應由交通部撥出一項巨款，來建設一個規模宏大的交通大學，方才是澈底的辦法——地點在上海或北平或唐山或在別處，那是小問題。倘使因為財力不及，不得不遷就事實；那麼誰也不能不承認現有的交通教育比較最重要的要算是土木工程裏的鐵路科，鐵路管理科又跟鐵路科有關係的；應將唐山北平兩校合併起來，設在鐵路中心的北平或唐山，算是預備大歸併的第一步，才是次一層的辦法。

現在通過的系統案，乃是次而又次的辦法。據提案人的意見

：這是根據上文所說的第一層理由，要保留上海學校的大學名稱，非如此不可。平心而論，把管理科算作文科，似乎有些牽強。進一步說，大學院的法令以及其他各部門的法令，是頒佈出來叫大家誠意奉行的，不是叫人取巧避免的東西。倘使交通大學的內容不合稱大學，那就直捷取消大學的名字，或者併入別一個大學的工學院，由交通部照常撥予經費，方才是法治的精神。美國第一等的工程學府是麻省工業專門學校與倫斯雷工業專門學校（後者較小，也有一千多學生；但它最老）。兩校的設備，比交通大學要完備得多；歷年名家輩出，蜚聲天下；每班學生畢業以前，實業界就有人寫信給各科主任預先訂聘了。何嘗因為沒有大學的名稱，減了聲價，吃了虧？寫到這裏，仔細想來，提案人和交通教育組委員保留這大學名稱的苦心，也不能一筆抹殺。國人重虛名輕實在的大毛病，何等根深蒂固！再出一個孫中山，再革四五十年的命，或者革去這病根的希望吧。

北平上海兩校學生會宣言的起草者讀了我上文「次一層辦法」的提議，和把交大歸併到一個工學院的指示，一定會說那是「不顧歷史的胡說」。因為這三篇宣言裏，反對合併的主要理由是重在保存歷史。但這理由我們認為不能成立，倘若北平交大因為有二十餘年的歷史，應該保存的；那麼北京做了中國五六百年的首都，更應該保留它首都的地位。為什麼要革北京首都的命？因為北

京是世界上政治的臭毛廁；因為北京有一個半租借式的區域還沒有收回，不能算民國的完全領土。為什麼要革交大三校分立的命？因為原來的組織太散漫，人才財政兩不經濟。所以從全國的利益和將來的利益的立腳點觀去，這合併的議案，的確是向建設方面積極前進的一個步驟。它不滿人意之處，是不夠徹底。

北平交大學生會的宣言有「不利於我的設施，皆在反對之列」的話。立腳點就大錯了。這是全國的問題，豈是「你」「我」「他」團體或個人的利害問題？即使降格而論，以學生個人的利害為觀點；就是說道路遠近的問題，中國這樣廣大，學校無論設在何地，大多數學生總得犧牲一些行路的勞力。管理科並未取消，學生一樣的求學，有什麼不利呢？

上海交大學生會宣言有「徒以個人之野心，若干被受利用專家之附和……」的話。將「野心」「利用」這些惡名加到別人身上，假若沒有確鑿的證據，那也是不應該的。

北平上海兩校學生會的宣言都明言反對這改組案。這自然是他們的言論自由，是在法律範圍以內的舉動。但倘使交通部依議實行起來，不知道兩學生會將取何種態度？我虔誠地希望他們能夠以身作則，做出一個為國犧牲的好榜樣；對於政府的命令，縱然以為不合自己的意思，也能夠克己服從。

孫寶輝十七，九，八，唐山

商務印書館發行

現代社會科學叢書

——青年政治知識的寶庫——
——大學專門學校的好教本——

左列三種已出版

近代歐洲外交史

周鯁生著

此書從維也納會議起，直至戰後巴黎和議止，所有近百年來之外交風雲，各國外交政策，以及外交家操縱之手段為研究外交與政治之人所亟欲明瞭而無法以窺見其全豹者，得此書不啻得一寶筏。且此書於各項條約，均加以批評，各時代之分析亦極明白，復於篇首指陳外交史之研究方法，實為各學校中最好之外交史課本。凡平日景仰著者之言論而欲一讀其苦心結構之傑作者，更不可不手置一本。全書四百六十餘頁，道林紙精印。

〔定價〕紙面二元四角

布面三元

〔郵費〕七分半

比較憲法

王世杰著

是書八百餘頁，都四十萬言；是著者多年研究的結晶，是近來吾國學術界一大異彩。舉凡現代憲法問題，是書一一繫以列國實例及各學者之主張；理論事實應有盡有。任何複雜制度，任何艱深理論，是書俱能以極顯豁文字說明之，初學讀此，不難了解；而對於憲法學業有相當造詣者亦可由是得着許多新的知識，新的見解。信為學校的最良教本，教師的最好參考書。書中對於國人最近所主張或反對之諸種政制，如委員制，聯邦制，職業選舉，女子參政，比例選舉，複決，彈劾，直接罷免之類，言之尤詳；書末並附述吾國二十餘年來制憲問題之經過。凡留心吾國政治改造的人，亦當以是書為良伴。（道林紙精印）

〔定價〕紙面三元八角

布面四元五角

〔郵費〕一角五分

各國社會運動史

（上册）劉秉麟著

近年來農工運動，婦女運動，以及各種社會運動，風起雲湧，而關於社會運動社會思想之出版品，亦多重床疊架，紀載紛繁，讀者每苦其無系統可尋。本書純用歷史家的眼光，搜集各國此項史料，並將當時最重要之思想，與最重要之組織，貫散成統，輯成一書。為欲透澈社會運動之根源，及無產政黨之組織者，所不可不讀。際茲二十世紀社會思想發達之時，歐美各大學中，多增設社會運動史一科。中國各校，最近亦多添設，是此書同時可以供各學校教科之用。全書分二冊，現上卷已出版，定價大洋一元五角。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本行收足資本國幣二百五十萬元
公積金國幣七十八萬元

專營業務如下

活期定期存款 各種儲蓄存款 抵押貼現放款
國內國外匯兌 電匯票匯押匯 保管珍貴物品
買賣有價證券 開具旅行匯信 發售有利紅素禮券
印有各種詳細章程函索即寄

總行 上海寧波路九號 電話六八〇五〇

分行 上海虹口 上海界路 蘇州 無錫

常州 南京 蚌埠 天津 漢口 南通 長沙

中國黨 中央日報的特色

- 一、闡發三民主義；
 - 二、研究建設方案；
 - 三、深刻批評時事；
 - 四、詳細介紹國外事情；
 - 五、注重黨務消息；
 - 六、提倡科學和藝術；
 - 七、糾正社會的偏見和惡習；
 - 八、每日有特刊，每週有畫報。
- 社址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口
電話 中央六〇一三
電報 掛號三三八三

浙江興業銀行廣告

本銀行於前清光緒丁未年設立至今已廿一年收足股本二百五十萬元公積金一百五十四萬零五百餘元辦理各種存款放款國內外匯兌各種押匯業務自設保管庫貨棧並經政府特許發行兌換券分一元五元十元三種發行準備金與營業準備金完全劃分

總行 上海北京路七十八號

電話 董事室 中央二六五〇號
總經理室 中央八四五九號
經理室（營業儲蓄部）中央八四六〇號
金幣部 中央七四一三號

分行 杭州 漢口 天津 北京 哈爾濱

代理處 各省及外洋各國均有

上海浙江實業銀行廣告

營業要目

營業部 各種存款 各種放款 各種匯款 代理收款
國外匯兌部 各種外國貨幣存款 進出口押 購買各種票
儲蓄部 各種儲蓄存款
信託部 各種信託業務 代理買賣有價證券
均訂有詳細規則承索即奉

地址 漢口路三十四號 電話中央七二二一

漢口行 漢口湖北街 電話四二〇三號 三三〇一

杭州行 杭州保坊七十六七十七號

虹口行 上海百老匯路一二八三號